

恶斗太监，他竟“咸鱼翻身”

苏东坡任湖州太守时，因“乌台诗案”在任上被当场带走。他形容堂堂一州之长，差役却像抓一只鸡、拖一条狗一样把人带出公厅。

明朝廉州也有一位知府，在任上被逮捕，而且抓人的是令人胆寒的锦衣卫，但他却临危不惧，敢斗善斗，最后陷害他的人坐了牢，他自己则官复原职。这个人便是李逊。

李逊，江西人，明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任廉州知府。到任不久，他就与珠池太监发生了冲突。

有明一代，太监最为势大。因为朱棣夺得皇位，得力于宦官相助，于是一改朱元璋“宦官不得识字预政，扫除之役而已”的规矩，设立东厂，从制度上为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。

到了英宗时宦官更加受宠，揽权攫财变本加厉，内官监像八爪鱼一样将手伸向四面八方，向各地派驻采珠、市舶、榷税、采矿、采办等各种专差太监。

这等于在地方官之上，设立了“官上之官”，地方职能部门叠床架屋，这样有多扰政害民可想而知。

合浦珍珠远近闻名，廉州的采珠专差成为太监眼中的肥缺。自从来了珠池太监，老百姓度日如年，生活变得异常艰难。（命内监分守珠池，雷廉始大困。）

这些身衔皇命的珠池太监，飞扬跋扈，与地方贪官勾结，无法无天，强索民财，擅加珠税，弄得民不聊生，“珠官一至，百姓远徙，近海百里绝无烟火”。

嘉靖年间任江西布政使的顾梦圭，写过一首《珠池叹》：

孟尝美政龚黄班，今人反怨珠来还。
玺书三年两次降，骊龙赤蚌皆愁颜。
往时中官莅合浦，巧征横索如豺虎。
中官肆虐去复来，谁诉边荒无限苦？

与李逊发生冲突的太监叫谭记，听起来有点像某个档口的名字。他可能真的把廉州当成自己发财的“档口”，作为朝廷第一个派驻白龙珍珠城的太监，一到就改规矩，将以往采珠分成的“官四民六”，改成了“官六民四”。

李逊到廉州后访贫问苦，深感珠民生计艰难，地方土地贫瘠，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，思来想去，只有减税减赋一条路，打算将“官六民四”改回“官四民六”。

谭记自然不干。作为珠池太监，珠课是他上下其手弄钱的主要门路，改回去他还有什么油水可捞？

两人自然成了冤家对头。

李逊是知府，论级别属于四品，起码是“正厅级”以上；而外派的谭记级别在八品以下，满打满算只是个“科级”，但李逊是地方官，谭记却是钦差。俗话说，京官大三级。身衔皇命的钦差，何止大三级！论实力，李逊不能与谭记相比。

但李逊是个“不解事”的官。

两人本应同心协力，但“道不同，不相与谋”，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，互相间自然不对付，摩擦难免随之而来。

《廉州府志》记载了双方的尖锐矛盾：“时守珠池内官虐害军民，迥不避权势，屡遇其非礼之行。”

作为地方官，李迥不好正面硬杠，于是从整治下属入手，责令府衙的官吏皂隶，凡有巧立名目盘剥珠民者，自行退赃可从轻发落；如有隐瞒，一经查出，严惩不贷。

一些衙门属吏自恃与谭记交情深厚，对退赃令置之不理。李迥查明实据，或撤职，或究办，短短数月，这场“廉政风暴”让廉州吏治焕然一新。

李迥上书代宗皇帝，禀报珠课太重，珠民不堪忍受，要求将“官六民四”改回“官四民六”；同时开放珠禁，允许珠民持证采珠，上等珍珠上缴皇室，中下等珍珠珠民可自行处置，兑换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。

李迥的奏章言辞恳切，入情入理，代宗皇帝被深深打动了，朱笔一挥，写下“准奏”。

珠民无不欢欣鼓舞，纷纷唱起“咱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”。他们重操采珠旧业，生计得以缓解。

被断了财路的谭记又气又恼，坚决要将李迥扳倒。他也给皇帝写了一封信，诬陷李迥放纵百姓盗采珍珠（乃诬奏迥纵部民窃珠），破坏国家重要资源。

内官监手下有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办案队伍——锦衣卫。他们星夜兼程赶往廉州府，在府衙里将李迥拿下，逮押京师。

身陷诏狱的李迥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他将之前了解到的谭记在廉州杖杀无辜、闯入民家抢夺财物等劣迹，一件不漏地写成控告信（迥悉发记杖人致死及强入民家夺财物诸状），并想办法把控告信送到了皇帝的案头。

代宗皇帝下令将谭记也押解进京，与李迥当面对质。

两人在代宗皇帝面前唇枪舌剑，李迥一腔正气，慷慨陈词；谭记百般狡辩，最终理屈词穷，无从抵赖。代宗皇帝龙颜大怒，下令将谭记法办下狱，又好言安抚李迥，令他速回廉州府复职。（帝逮记面质，具服，遂锢记，而复迥官。）

一场“战力”不对等的恶斗，地方官居然斗败了不可一世的钦差太监，实现“咸鱼翻身”，堪称奇迹。李迥主政廉州府期间，“其他美政尤多”，他重建了“还珠亭”，以纪念清正廉明的汉朝廉州太守孟尝。

修亭之时，廉州缙绅乡民对知府大人的倡议踊跃响应，出工出力（民悉欣然从事，无有怨咨），短短数月，在他上任当年的冬天就完成了这项工程。

李迥纪念孟尝，他自己也被人怀念。李迥任满离开廉州后，民众怀念他为民请命、造福珠乡的德政，在白龙珍珠城为他立碑纪德。